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

極

華亭

神宗頊

母曰宣仁聖烈皇后而後為英宗配生

改年熙寧

是年地

為太子尋即位三十八歲崩于福寧殿葬永裕陵

改年熙寧

是年地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以濟急從之

辛亥

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至字中敏出于塞

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過目成誦年十一依

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

真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



通車十九卷  
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邠人應般若多羅識  
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隱西山如  
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  
汝知之乎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  
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師孟請住  
歸宗又迂園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京之  
淨曰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  
璉禪學精深居某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  
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  
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

子  
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  
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号一日十萬聲經傳  
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後豫章西山  
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  
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為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  
韓昌黎排佛吁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  
泰伯以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  
曰致書譽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  
祖圖賈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  
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



正宗記  
定祖圖

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回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叅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索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窈闍維六根不壞者三日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為五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四

白雲守端禪師示窈生衡之葛氏幼工翰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餘參顛禪師顛沒楊岐會公嗣居焉一見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



上人受業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有省  
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  
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會大笑起去  
端愕視左右通久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  
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  
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人笑汝怕  
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山圓通訥公見之自  
以為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  
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  
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厭聞

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  
明日升座曰昔法眼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  
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  
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  
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閒房舒州小剎号法  
華住持者如籠中鳥不忌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  
觀其人移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束衲子至無所容  
士大夫賢乏及迂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曰鼓聲未  
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  
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弥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



帶出來庶早已參差須有辨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  
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牽步時末  
上一步正踏着為什麼鼻孔不正為尋常見鼻孔頑  
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教却玄良久曰一便  
下座其門風悄振頰此

癸丑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号海月受業普照初遊  
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  
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詔公俾繼主席翰林沈  
遵治杭任威見者多懼慄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選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為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  
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  
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  
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師統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內  
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  
場設棘圍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  
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  
以為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當及千人晚年倦于勤  
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



別合掌加夫而化初辨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加夫如生其頂尚温坡盡敬而去

丁巳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為寺請真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戊午改元豐

庚申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懋服師名○制革相國寺六十四院為二禪八律詔宗本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

六

問法

辛酉吉州慶閑禪師示疾出卓氏福州人也法嗣南禪師

癸亥

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蘇子由為銘  
京城初法雲寺成

七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為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及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請至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肯適至遠以為吉徵加意延札之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長誌

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慕以  
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微耶對  
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  
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怱怱我即  
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襪付之曰代  
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自護持毋留此間青  
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  
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我  
十年又八年移授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增異苗蕃  
茂果符前識青平生不畜長物弊衲褚衾而已初開

山慈濟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  
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  
為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為再  
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  
五月四日灌沐升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山無可  
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靈骨  
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  
夏三十有七無為子楊傑為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  
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  
頭兒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資  
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歲夏  
四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  
真如故有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  
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論未  
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  
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  
維予之歸而予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  
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  
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或不能則將

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  
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  
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  
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

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  
嘗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  
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  
食若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  
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  
也凡此之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陵



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徧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恠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為愈也一飯之真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為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為益也豈其細哉

九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為出於吾書異則以為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龠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魍魎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



通車十九卷  
九  
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郢衍列  
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  
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  
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十年於晋室若合符券疑吾  
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  
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  
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文室容三萬座與納須  
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  
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  
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床榻二少時也山

十

乙丑

上  
掌是

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  
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  
耳其力如是况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  
學者當自消息之毋虛名所劫持也

程顥明道先生

門人謚也

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曰

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

顥曰參政之學如投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為宗

正未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遂廢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惑人也曰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  
物成務名為無不周遍而其實則外於倫理雖云窮  
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  
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高才明智膠於見  
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  
塞關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  
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



伊川論

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厥以輕自大而卒  
無得也○金國李舜山居士辨曰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曰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  
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恠讀莊子  
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



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  
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  
何足恠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  
為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通楂梨橘柚之不同  
味雖不異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恢詭譎恠道通為  
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  
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  
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  
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  
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

厭天

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是王之殘忍婆須密  
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飛沙童子之嬉劇大天  
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  
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  
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  
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  
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  
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  
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  
游方之外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



齟齬  
齟齬

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  
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  
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  
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庶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  
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  
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刹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  
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  
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復十二陰補  
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  
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

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薝蔔香灌注肝膈  
如甘露漿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  
道場諸君之聰惠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  
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  
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  
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宵中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丙寅

哲宗

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

太子嘗羸疾惡臣下仰視者轉殺之非仁君  
也十歲即位太后高氏臨朝九年後歸  
政二十五年崩葬永泰陵在位十五年

遼咸雍二十二年

改年元祐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廬山  
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予曰  
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  
異拱辰曰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  
強視聽聰明啞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  
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  
歡忻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瞽亂晝夜與吾相  
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  
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  
欺陰鬼欲沉陽竟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

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闈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  
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  
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  
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  
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  
遙想揖遠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  
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  
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  
也當試為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  
棄能棄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吞子吾有方



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丁卯詔革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十四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諱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札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

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隴禮智者塔擔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揚願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因今俗稱高麗寺建閣藏之

十五

戊辰

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學合論于橫海明覃南還聽楞嚴圓覺起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



回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  
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  
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問道申弟子禮  
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  
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回易禪為  
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  
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晉嚴觀一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義難陀譯八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  
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晋水人故學者以晋

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十一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遠  
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重遲聞靖寡言視之  
如鄙村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  
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  
泯泯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於石霜植  
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沒以元繼其席舒王  
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  
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障三有近道之  
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受氣剖大



通華十九卷  
世緣深以到太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  
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  
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  
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屣甘澹泊如  
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  
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真拜貴震天下無  
月無耗元未嘗數視客亦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  
歛目如入定客即去嘗誤僧俄報火厨庫且以潮音  
堂衆吐飯蒼黃蜂窠蟻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  
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鄆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

殺尸相枕左右走報夾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  
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立與元有  
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元祐  
初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  
蘇老泉嘗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  
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  
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  
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  
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  
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

已巳



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徃徃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而接之礼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尔父母復尔室家而後吾許尔以叛尔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

靈徹文暢  
不戒

大

摩

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山為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号居士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五



靈

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社循其鈞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嶠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吾君聖德之所被如燠海注一毛 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嶠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

爍紙

納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納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厘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虱龍象

九

法雲圓涌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龐甚鬚鬚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曰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後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鋪坡前鎮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  
為一笑三歲頭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為大僧  
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句析機  
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  
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  
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羅講南游  
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  
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  
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

種上  
聲

易去  
聲

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  
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為缺佛謁懷禪師懷兒寒  
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叔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  
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為宗曰以心為宗又問心以何  
為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  
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吳  
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具而已以至  
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金林長老至登座衆目哂  
之無出問者於是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  
拊笑曰秀缺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衆



司馬光  
方登了

服其荷法心也異國大長公主建法雲寺成有詔秀  
為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納仍  
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  
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  
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曰佛法不能爾遽忘願  
力乎温公意少懈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  
醫請候脉秀仰視曰汝何為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  
治之是以生為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  
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闍世六十四坐  
夏四十五

頽其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劔州尤溪施氏女夢男子頽  
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  
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  
寶雲寺文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  
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材有人望  
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宗久之無所得而去  
歸宗火南迂石門南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迂  
黃蘗積翠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  
返南佳其勤勞稱於眾總自負密記決志大掖濟北  
之宗洪州太守榮公修撰請住泐潭或謂馬祖再來



塗喆

也道俗爭先願見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  
禪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  
總自代總知宵道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得之得於  
新塗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相謂曰遠公嘗有記  
曰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華吾道場今符其語  
矣總之名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  
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  
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而得自如所乞就賜  
紫伽黎号廣惠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  
祐三年徐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植

卅一

垢格

拂之下衆盈七百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  
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  
身葬于鴈門塔之東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荆門玉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誤畧云師姓王眉  
州丹稜縣垢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  
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為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  
遊方至復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  
風大自在三昧製素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  
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  
皓布棍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閑語以接物罕有契



其機者師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  
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  
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疑疑這漢熙寧間至  
襄陽為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  
志稍誘掖之僧亦効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  
我棍何故在此僧曰某甲棍也師曰具何道理敢尔  
僧礼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  
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鹿門山聞者  
異之元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  
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

歆  
音虛

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陽谷隱大  
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為歆  
豔師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  
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  
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  
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  
湊泊人闢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為  
禪眾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  
郎孟八郎一日師後厨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  
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為人



臞黑  
各

汲水舂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鱉臞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後汝抄剗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寒寒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

壞  
共  
聲

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玄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曾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眾曰賤賣賤賣良久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買冬至上堂曰畧運推移布棍共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正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蓋師有頂相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愛聲高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脩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



鍾樓慈氏閣闕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末師住  
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  
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得百犬肅為代可矣余以喻  
肅肅不顧往十二月二十八日示疾臨行門人迫以  
作頌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見郎齊著力  
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會余移漕淮西召  
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  
洪州途次太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  
閩中自閩聞訃奔詣五泉師已葬于斗山下鴻營塔  
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公者故間闕數千

昇諱

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  
餘而銘之曰文多不錄

十一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

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內起如袈裟條八

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

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講座輒曰願登此說法慶人士就學於慈雲不數年

而齒高弟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

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

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曰泣



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  
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  
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遵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  
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  
教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  
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檇李檇音醉地師以鑄  
鍾例被追辨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鑪設問答  
迷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  
涓之厚者倚權以奪之眾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  
朝廷復畀師眾復集青猷趙公與師為世外友為之  
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

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  
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烏語山空  
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成

伽藍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復歸龍井時  
靈山盧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眾請及月餘定

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  
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示窠乃入  
方圓庵秦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寮告

之曰道者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  
出偈告眾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廿三

成東坡命子由為之銘

癸酉淨曰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舡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舡也臻曰吾行游京師曰載之而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眾僧於座下及璉歸吳眾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

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懽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為惠林智海二刹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七日崩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夫而窅闕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



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  
 易用五幅繞掩脛不多為叢櫛曰徒費耳無所嗜好  
 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  
 游入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  
 宮說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  
 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焉黃魯直頌其像曰  
 老佛無齒卧龍不  
 吟千林月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  
 風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甲戌

乙亥

改紹聖

遼改壽昌

主洪基加号聖文神武全功  
大畧聰仁孝惠天祐皇帝

智海真如慕喆禪師出於臨川聞氏聞族寒喆又幼

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童子試所習得度具  
 戒為人剛簡有高識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岩真  
 禪師將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  
 胸所至犯衆怒非笑之喆與之周旋二十年雖群居  
 不敢失礼真兩住剎喆陰相之成法席有來學者且  
 令見喆侍者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  
 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蘗游湘中一鉢雲行  
 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其風而悅  
 之不致可岩岳麓席虛盡礼迎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  
 俄迁大瀉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



通華一十九  
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六衆茶諸方絕月  
一拜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  
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礼琴持茅視殿廡  
燈火倦則以被蒙首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  
十餘年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師  
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畏閑不敢必其來  
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  
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  
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馱僧馱佛祖也安有名  
為傳法而馱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凡驗學者舉

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手托之曰馱  
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人年十三師  
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時南禪師  
在黃蘗往依之十餘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  
悅之少然祐不卹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  
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  
林之律居盡礼致祐為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  
房蟻穴聞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為  
虛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



道方三  
始此

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  
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  
守陸公時請住玉澗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  
偈辭之曰為僧六十鬚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  
封回札部牒免辜盧老納袈裟人問其故祐曰人主  
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  
王安上者舒王之弟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為  
攜此骨歸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  
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  
山宏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

作偈辭  
紫衣

西夏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其

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  
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  
日夜集眾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世業  
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誦論語諸家詩五歲  
誦三千首既長從師授五經畧通大義日讀首楞嚴  
經于竹林寺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  
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謁開先暹  
道者暹自負其號海上橫行俯視後進元與問答捷



給乃稱賞時年十九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  
雪竇後來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  
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訥曰元齒  
少而德壯雖萬蒼衲不可折也於是為開先之嗣時  
二十八矣自承天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  
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  
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州廬山對  
岸元居歸宗訓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  
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  
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  
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善又嘗謂衆曰昔雲  
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  
口不用返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檢錄皆  
香林明教以帟為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  
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尚  
以文字為禪之謂請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  
天航海至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  
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經吳中諸  
刹皆餞如王臣祀至金山元床坐納其大展次公驚



通華十九卷  
問故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  
可易也衆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相高  
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方亦豈覺  
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  
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元為知大体李公伯時  
為元寫照元曰必為我作笑狀自為贊曰李公天上  
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為拈花明大事等閒開  
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喚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  
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  
日聽客語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

伯時為  
元寫照

三日傳旨就寺之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  
問道賜坐即盤足加夫賜茶至奉盞長吸又蕩撼之  
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悅其真喻以方興  
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  
惠僧也後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嘗為先帝  
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任便雲遊  
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那堪任  
便遊順風加櫓棹舡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  
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  
不為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感涕其真



通車一十九卷  
十一  
慈善導若此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  
朝聞師道譽請以弟子礼見師問其所以華嚴經  
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  
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衆何  
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  
居靈岩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  
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  
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  
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  
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

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體貌豐  
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昇  
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曰典炊  
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叅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  
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  
其敢言勞昇陰竒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  
辞昇遊方遍叅至池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  
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鼻息齶二聞者厭之  
言於懷二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



通華十九卷  
九三二  
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江壽聖部使者李公  
復圭過懷夜話曰瑞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  
指本曰無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二輒墮  
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振地之  
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  
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  
堅請移爰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  
古本噴二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之元豐五  
年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中  
貴梁從政董其事驛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然

艾

庚辰

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  
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鄔氏諱祖心南雄始興人  
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昏父歿信以出家輒  
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  
獨獻詩得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橫逆  
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年難其孤硬告  
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公公至黃蘗四年知有而  
撥不發又躡而上雲峯會悅謝世目就止石霜無所  
參決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



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  
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  
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  
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  
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  
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  
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  
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今座令接納來  
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凡十有二年然性真  
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間居而學者

百丈以  
前無住  
持事

為謝師  
五說法

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洩以致公三辭不往  
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  
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洩也馬祖百丈以前  
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  
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公則不然掛名官府如  
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也師  
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至長沙師直願  
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  
識其畧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曰  
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



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曰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罷了知目前是真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曰前塵而有今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

札迎之庵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閒為宋地僧生涯三事納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曠既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六坐夏五十有五

辛巳

徽宗信立

神宗弟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端王丞相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

布長壘見王在廬下叱曰聽太后處今王出章惇惶恐失措遂即位荒淫奢佚茂直尚浮又寵道士

林靈素失道北徙降為天水郡王專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道之孫秦王元吉之子湣從



手

海東青玉爪善捕天鷲一飛千里歲命其國  
 人窮取以獻人怨遂叛政和中童貫與遼叛  
 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祚逃于夾山捨之  
 前封法濱王送長白山東萊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  
 世為酋長是年率兵立國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白集是年  
 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靖江人嗣圓通秀公  
 其文曰昔釋迦如來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  
 王家今手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  
 而幻緣也頓寐及乎唱道鷄園騰芳鸞嶺無邊刹境  
 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出於微塵之表西彼竺  
 土東流震旦編葉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

花而笑則正法眼截懣於飲光自達磨西來實為初  
 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雙林之道逾光  
 一滴之派浸廣自南嶽青原而下今為五宗各擅門  
 風應機酌對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  
 拄鞭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廣迤枝葉扶  
 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朕膺天寶命紹  
 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於縣寓太宗闡祕義於敷  
 天章聖傳燈於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  
 協助神化以成無為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空宗  
 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剏二禪關惠林於東序建



安入中  
禁三登  
高座

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礼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禪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襲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礼以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寂上乘了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弥勒敷問文殊决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来今續知之名盖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裹於十方生

滅空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内照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擎妙喜世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可思議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十五日賜叙

壬午

改年崇寧

鑄崇寧當三錢。詔天下軍州創崇寧寺。又改天寧替先驅。

甲申

是歲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西登氏少

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旨法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日遊方所至無不當其意者抵



悟道

浮山謁遠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  
 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嘉其汝來  
 也演集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語以問端  
 端叱之演領悟汗流被体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  
 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  
 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嘗掌磨有  
 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  
 磨一匝師嘗示衆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  
 什麼處衆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  
 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初住四

面迂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老和上鼓動唇舌豎  
 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  
 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  
 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  
 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  
 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  
 著渾身張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刑削  
 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  
 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山門有土木之工演  
 躬自督役誠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



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

乙酉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金詔釋氏有瀆神踰分者除削之是年正月昔出西方其長亘天

丙戌 大觀口慈感寺

吳興郡民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歸於本寺後至建炎間憲使楊應誠傳

玩躍入于溪漁人并獲建閣以藏之

丁亥 已丑

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疾生董氏漢仲舒之後

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温皆官于穎遂為穎人初母無子禱于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娘生而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官意辟

穀學道隱於葦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思俱至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宅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道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平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遙造姑胥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內



如寐子之於東寺焉出世婺之雙林遷杭之淨慈繼  
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莊嚴之盛  
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哲宗聞其名詔住上  
都法雲賜號大通又繼圓通之後王立孤爰儼臨清  
衆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傲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八年請於  
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東還庵龍山崇德杜  
門却掃與世相忘又十年天下願見而不可得臨衆  
三十年未嘗笑及間居時抵掌笑或問其故曰不在  
敬何以率衆吾昔為棗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

号大  
小本

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似魚哉  
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  
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配果沒有  
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有五  
坐四十有五夏

庚寅  
辛卯

五月停給僧尼度牒三年六月以張商英入  
相時久旱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字以賜之

改政和

四月張商英罷相  
詔毀京師活祠

遼改天慶

卅三

壬辰

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鶉預籠畜而烹之  
嘗夢鶉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曰食君廩中粟充君



卅四

箸下肉一羹數百命生死猶轉較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甚畏之出魚溪詩話

癸巳

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持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西遊峩眉因入定于此三藏曰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是年四月玉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

卅六

甲午

冲和先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播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取自中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出宋史

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寺賜求道法師号室竟住左街香積院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初遼主天祚賞罰

真東北与五国為隣五国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之歲



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聞而後得不勝其擾  
 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不  
 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  
 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當  
 日殺之傷向化之心阿骨打  
 兵吞併隣近部族秋集女真  
 紀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祚  
 遣渤海刺史高仙壽討之為  
 江州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齊  
 於壇壝  
 出遠誌

乙未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阿骨打正月改年收國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伏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

唐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牾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渠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願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點坐下板會知事捶行者親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趨



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  
得底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誦為死  
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  
時喆禪師領嶽麓往造焉喆問是凡是聖對曰非凡  
非聖喆曰是什麼新曰高着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曰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湯湯脚下  
湯湯新仰屋作噓聲喆口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  
出新初住雲岩已而迂翠岩翠岩舊有湮祠鄉人禳  
禱酒馱注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辭以不敢掇禍  
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折俄有巨蟒

藏側

石壁

盤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  
未幾丹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庭堅為作記有以其  
親墓誌銘於碑陰者親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  
未卒雷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  
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迂黃龍學者雲委屬  
疾退居晦堂夜叅堅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  
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當  
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  
竟喚作什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頃心



典

丙申

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  
解脫生乎愛罵人只為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叅  
說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  
二坐四十五夏

政和六年錢塘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  
子少依祥符東菴惠鑑師覺毘尼及見神悟謙公講  
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為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  
戒光發現頓漸律儀罔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  
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場無為費之曰持  
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初入鄆時人不識虛

卅九

伏哭素  
得罷

空當有鬼神知四主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衆常歎  
百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  
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弥陀義疏  
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自號安忍子命諷普  
賢行願品趺坐而化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嘗往來不  
逞於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薄之至楚州與惠世  
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仲問焉喜其辨捷輕後脫之  
置館中問吐納燒煉蜚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携入京  
曰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素大言曰



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  
皆玉帝子次有左元仙伯并書罰仙吏褚惠等八百  
餘官謂帝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  
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以處之帝  
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詔改天下大寺為神霄  
玉清萬壽宮院為觀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  
未幾有期門之事矣○四月詔道籙院畧曰朕乃上  
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教遂懇上  
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冊朕為  
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

改寺為  
宮觀

惡談毀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籙院看詳取  
索焚棄之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近窹名惟清生南州  
武寧陳氏方垂髫上學日誦千言吾伊上口有異僧  
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  
告其父母聽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為大僧  
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汝  
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載哉黃龍心禪師是  
汝師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荅  
茫然不知端倪夜擗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



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妙當作語倦而倚  
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  
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  
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清丰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  
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見寶  
覺得記別乃安為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  
高其為人厚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  
使者朱京世昌命任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  
與宋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偷心  
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

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在脫  
死効在什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尔實為師  
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候景不動聲氣  
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  
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  
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甲**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惠懃遷窆生汪氏舒州  
人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甲** 十一月上御寶籙宮度玉清神霄祕籙會八百人凡  
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及為



大會林講經據高座上為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稽喋語上下為大闕笑莫有君臣之禮矣時道士有俸每齋施動獲數十萬每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項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食而視施三百謂之千

聖

道會云

十一月

有星如日徐二南行而落光

大金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女真其初酋長

顏氏完顏猶洪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大師以至阿骨打身長八尺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志有楊朴者遼東人也勸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

四 巳亥

改宣和

西夏改元德

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

餘

金故號大金遣人請天祚求封册  
天祚遣使備袞冕册為東懷皇帝  
庚子冬即滅永樂  
○春正月詔改佛號大覺金仙  
有徽德冠雪誅之變風大扇矣又禁銅鏡塔像下書  
諫者酷雪誅之變風大扇矣又禁銅鏡塔像下書  
尋改女冠為女道士  
使道士安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財物而  
便令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財物而  
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人晨起拭  
床榻若有大犬躡其傍質明視之尤也其人驚  
呼而倒遂為作坊兵公取而食之都人繪之若  
所盡危鱗蒼黑色駟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  
有角座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後十日  
水至詔林雲素襪水無驗泗州僧伽降現上命禳  
水大士登城水勢頓竭遂賜号巨濟大士龍降後  
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



仰觀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折裂有聲然後大發  
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久其發更猛而赤氣  
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黑氣然赤氣  
為多自西北綫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  
迨晚方止○冬十一月放  
林灵素歸温州死之宋史

庚子

秋九月詔佛德士復僧釋氏舊名輸錢換牒池銅鏡  
塔像禁室覺大師永道量移近郡

辛丑

詔以所賜神霄宮并  
田產盡還僧寺○遼改保大元年○春正月日

有責忽青黑色無光其中涵涵而動若鉞金而湧  
沸狀日傍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

而捐止時睦賊  
未平人多憂之三月二十五日詔慈受懷深禪師  
住相國惠林院

生壽春夏氏嗣  
長蘆信禪師○夏六月黑貴物出洛陽京畿忽有  
如人或一犬其

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  
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壬寅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陷陲燕女  
真又攻敗之延禧與二子

四五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辛十九赴春

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

至向異之勞問勤腆厚贐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

一日遊僧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肅粧公佛然曰吾孔

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云

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云

既無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乃已後日訪一同列見

佛經乃問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

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此語公盡借

奔于不毛之地由洛陽入夾山復  
立于燕遼由是分矣改元建福



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論公遂留心  
禪宗曰提刑河東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  
容接引覺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  
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國師玄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  
祖曰是什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什麼是什麼羅睺  
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曰泊被善才覷破毘嵐風  
急九天高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  
東林謁照覺總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誰可與語  
覺曰堯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  
禪迓之公請俱就雲岩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

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戰  
一場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堯率抵擬  
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亭公云換轉竹筒水  
歸何處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個道  
理及夜話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  
歎德山托鉢話悅曰若歎托鉢話其餘即是心思意  
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然就榻至五鼓忽垂  
脚踢翻溺器乃省前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投得  
賊了也悅曰賊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  
去來日相見翌日公投頌云敲寐鐘沉托鉢回岩頭



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半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  
於是焚香付之偈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  
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体用莫擇精粗  
臨機不碍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  
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迷途  
了無違順不犯工夫仍囑曰叅禪為命根不斷依語  
生解如是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  
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晨歲十一月悅  
歸齊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  
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

抵  
紙音

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  
臺旌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鏑如禿帚明日化為甘  
雨來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  
亦不惡我聞二公拜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  
宣和辛丑二月公奏謚號真宗遣使持文祭其塔其  
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  
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夬方以見晚為嘆而  
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  
掩故終必有後思以發揮之為持請於朝家恩追謚  
真宗禪師於戲唯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



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  
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  
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  
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鉄牛入海無  
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視之已逝矣

癸卯

金改天會元年

太宗吳乞買立乃太祖弟拈罕  
幹離不等立之滅遼遂有南併

之志升皇帝岩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  
親觀瑞光光中現佛即勅模像殿庭供養帝  
親掃洒每食跪獻累年無  
怠每歲設會齋僧萬餘

甲辰

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灾異疊見都城有賣青菓男  
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

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  
生鬘髻長僅六七寸䟽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  
為女道士出宋史

天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惠洪姓喻  
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緝文性簡亮年十三出  
家依三峰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祕律  
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  
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聞其名請  
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焉已而杖策謁公公  
見之喜曰今在融肇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



持北景德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為狂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為僧易名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窮治蹤跡尚書郎趙暘等皆坐貶官師竄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亢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皈之是時法禁與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鄧浩右師陳瓘尤盡其力其

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貴耶師笑謂曰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庶知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師前日違眾趨義婁瀕於死既還僧籍宜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不果明年師沒志汔不伸世以為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金天會三年○遼保大五年

延禧奔來山大臣立其弟淳守燕京

尋死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具延禧聞淳死詔用其官爵降蕭氏為庶人初奔夾山至是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封為海濱王踰年卒於長白山金滅之國除右遼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延禧保大乙巳共九主凡二百一十年

己



詔法師永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旨住持昭慶崇  
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覺大  
師充解舍仍行持住師諱永道東潁沈丘毛氏子弱  
歲厭世相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  
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之政和三  
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衣五年賜寶覺大師  
宣和元年改佛號師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  
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  
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曾廢佛我  
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主安足為法哉謂佛非中國

之人欲不存其法於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  
德士之稱有死不取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  
疏曰臣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下御寓之  
時三教門興萬方無事臣曰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  
講授佛書助揚聖時無為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壹是  
教人以為善但為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  
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迺  
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  
為反利於朴屬周道陵遲俗益浮偽而民莫之從也  
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拯世弊



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為謬悠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讟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滯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惟元魏宇文周唐會昌嘗下廢佛之令其餘帝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累遣僧徒往

西域益求其法太宗皇帝建譯場脩墜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璉賡歌質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躬永命使吾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曷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赫然下廢佛之令臣甚為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歷代帝王固無足為陛下道者然我本朝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必欲道



通鑑卷之六  
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保奏披戴不  
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舍此而不為迺迫脇佛  
者之徒棄其所學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  
而誠服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中  
臣愚以為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為盛也 臣濫  
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黜已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  
上帝大怒收付開封獄當黜春陵監坊卒謂此云萬  
里馳霧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宜  
茹葷血師輒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犯也春陵守  
一夕夢黜佛械而立廷下旦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

內音

具對同夢頃之師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後  
辭以大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亾幾州人大疫師  
為鑿池呪水飲者輒愈尋許自便建炎南渡廷臣薦  
師林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  
可奪從容謂師先帝惑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為卿  
去其黥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撫  
道背曰卿到老倔彊遂賜名法道益誦寶覺圓通法  
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灾告咸委師祈榮應若  
影嚮紹興二年詔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也  
明年師曰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疏



通華  
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冒資品  
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見靖康以來道士官資  
已行追毀乞依祖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惟  
宣德門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著為令先是靖康之  
亂嘗與律師悟明擔造三千化佛為國永命其在祥  
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  
從至是乃移罷東林勸施歲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  
日入窳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自  
恣來謁慰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繫公等是賴吾  
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閣維獲舍利無數弟子

寶護建塔九里松之原世壽六十二僧鵬四十四魏  
國公張浚譔塔銘

淨慈北磻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稱大丈夫  
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寄命  
螻蟻試身雷霆不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  
乎黥而流之為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歌  
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刑籍復還旧  
物賜官分祿藺在帝心曰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  
先帝不敢毀除帝曰此翁至老倔彊富貴果能淫  
乎方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迂易縉於黃天下



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則効忠比干尚  
異其萬分之一如以杯土隄龍門之濤闌聖恩寬  
洪不即誅戮卿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  
至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所成就  
竒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統辭而吊之曰黥  
可息乎身據泐耳兮息之則殞黥可去乎思如春  
風兮去之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黍離闕庭塗  
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隻影問津  
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夔斯屈老臂獨信隱若敵  
國賢於長城蠢尔灵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兮痛奚

以平九里清陰蛻骼是舍草枯自春光奮不夜後  
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顛有泚兮其容則赭油然而  
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丙午

欽宗桓即位

正月幹離不犯京得金帛而退十二月再圍京城閏月城陷明年四月帝及上

皇六宮皇

旗北廷 改元靖康

夫自古世間之事無有大如生死者若欲免之在  
脩乎六度萬行於六度萬行而能廣之者惟佛與  
祖也佛祖之要先賢集以成書目之曰通載庶慕  
之者循而行之至乎死生之際得其自在矣可不  
信歟



聖朝

鎮朔將軍總兵官榮祿大夫譚公月庭鎮江舟徒人  
於我佛祖之道深有所入信乎生死之不免故日  
給之餘悉為善緣而已嘗鼎建保定之永寧宣府  
之弥陀寺極盡輪奐之美兼以四事之需至乎像  
設莊嚴香花供具種種殊勝其工用之費不啻計  
手幾千萬緡又印大藏經十歲分送諸寺供養流  
通去春遣僧聘余於吳興弁山白蓮隱居來主永  
寧之席會公於宣府乃言及  
京都善信重刊通載板乏力未克就公即欣然施財  
完此卷至乎末卷余觀公之見義勇為可謂不忘

佛之付囑金湯吾教者也曰筆其槩為後之勸云  
告

宣德五年歲在庚戌六月下澣永寧住山釋

大海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之十九







